

回覓昔日驚艷



撰文：陳家駒

上海弦樂四重奏相信樂迷不會陌生，當年全華人的創團班子（即現任第一小提琴和中提琴），曾奪1985年樸茨茅斯弦樂四重奏大賽亞軍。現時重奏團演出頻密，動輒月過十場，近年也常作客香港，上次聽其演奏是六年前。

■上海弦樂四重奏，聯同李嘉齡演奏舒曼的五重奏。



事隔數載，今年5月25日在港大音樂會重逢，演奏舒曼1842「室樂年」高速創作的《降E大調鋼琴五重奏》Op.44、貝多芬的原版《降B大調第十三號四重奏》Op.130。上海弦樂四重奏以往來港曲目，也是貝多芬、舒伯特、布拉姆斯、孟德爾遜等熱門作品，今次選曲也「穩陣」，2006年的巴伯（S. Barber, 1936）和2007年的利蓋特第二四重奏（G. Ligeti, 1968）是例外。

高度集中深入了解

對於舒曼的Op.44，記得首次在音樂會聽到時，即被那驚艷攝住，感覺震撼，散場後樂節還在腦海蕩漾。



■開場的蕭邦《第一敘事曲》

圖片：港大CMT

早前在小交座談上，Cherubini Quartett的創團第一小提琴栢麟（C. Poppen）談到，室樂要求觀眾高度集中和深入了解，不像配器豐富的管弦樂，可用眼睛看演奏。但筆者覺得，此曲應是例外。

開場的蕭邦《g小調第一敘事曲》Op.23，縈繞深邃，隨後李嘉齡聯同重奏團，立即進入對比很大、屬這重奏genre表表者的舒曼Op.44。全曲反覆着好些節奏單元、和聲線條、長短樂句、下降五度音，首樂章〈輝煌的快板〉豪邁昂步，鋼琴主導地位明顯，但大提在隨後主題未有掌握好與中提對話，次樂章〈進行曲〉第一小提琴的基線頗佳，可惜到中提語意不清，在第二主題的密集三連音，和跟着的C弦原始風味樂句尤甚。〈諧謔曲〉終見各人「入定」，聲部緊扣，末章〈不太快的快板〉，弦樂的對位結構和尾奏的賦格，集合前幾章之大成，鋼琴若能更突出而又不疏離就好了。有說舒曼在這樂章的主題循環、轉型和調性運用，彰顯了創作綜合能力：無論是散布看似無章的樂念，還是編織高度緊扣的樂段，作曲家都可以完全掌控（Radice, 2012）。

雄渾抒情一聽鍾情

但是今回「尋向所志，不復得路」，為重覓昔日驚艷，返家重聽亞嘉莉殊、邁斯基、今井信子等，1994年在荷蘭奈梅亨音樂節的現場錄音，一解迷路之困。該碟還有舒曼同年寫下、也是Eb大調的《鋼琴四重奏》Op.47，但兩者風格不同。五重奏雄渾抒情，令人一聽鍾情，後人並把它跟德伏扎克《鋼琴五重奏》Op.81比

較，而四重奏則活力充沛粗獷，對位嚴謹，合細意咀嚼。亦有學者較為推崇四重奏，認為更上乘，只因取悅不到當年習慣撒耳式誘惑的觀眾，丟失其應享的地位（Smallman, 1994）。筆者認同鋼琴四重奏內蘊豐富，且不遜於五重奏，可惜音樂會不太常奏。

下半場音樂短講後，是原來版本的貝多芬Op.130，最後第六樂章是現在音樂會通常獨立演奏，當年被撤換出來約十八分鐘的《大賦格》Op.133。但這版本確實一般，一來與前章〈德國舞曲〉的輕捷和〈卡瓦蒂娜〉的動容，風格上不匹配；二來其偏鋒主題加上複雜織體，對觀眾和演奏者也是挑戰，二百年前貝氏遭勸喻換掉此章，不無道理。

首章〈柔板〉重奏團的中提和大提比上半場穩定，整體聲部更為歸一，甚至有點拘謹，浮在中低音區上面的第一小提琴變得內斂，出眾的旋律反而收藏起來。〈德國舞曲〉應很立體，快慢強弱像脈衝，在重奏團弓下變得坦然。〈卡瓦蒂娜〉應是深晦而善達的詠嘆調，感情濃烈，話說貝氏聽此章時每每落淚，但當日都奏得平平無奇。完場有零星觀眾叫喊bravo，起立喝采，倒令筆者費解，若聽過意大利四重奏（Quartetto Italiano）的1969年錄音版本，便知一二。

今次重逢雖有落差，但蕭邦的《敘事曲》卻是收穫，不致空手而回，李嘉齡遊走於威武和內省之間，造句乾淨利落，尾奏Presto Con Fuoco猶為出色。記得《鋼琴戰曲》裏那位鋼琴家，也曾彈奏同曲，不過他最終還是失落於尋覓救命故人之不果罷。